

生活变化了,思想还是停留在老地方,这样的情形,许多人都体验过经历过。有普通百姓,也有著名人士,有遗老,也有遗少。这大致有两方面原因,一是脱离现实,自我封闭,不知今夕何夕。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指的就是这种情形吧。二是固步自封,自视甚高,以传统的代表自居,世人皆醉我独醒。这种人,并不遁迹深山老林,也离不开人间烟火,思想却依然停留在几十年、几百年前的老地方。

民初怪杰辜鸿铭生在马来西亚,就学英国,学问大得很,把《论语》《大学》《中庸》翻译成英文。有西方汉学家称,代表东方文化的两个人,一为泰戈尔,一为辜鸿铭。他一生崇尚皇权,民初废除了缠足,他老先生却对小脚女人情有独钟,辩称缠足“实非虐政”。男人剪了辫子,他就是不剪。他的政治思想与世相悖,通透儒家经典的渊博却为世所崇。人称西方汉学家到北京,可以不看三大殿,不能不看辜鸿铭。这自然是赞赏的话,但潜台词里,是不是也有一点看古董、看文物的戏谑意味呢?老先生毕竟是学问大家,洞悉世心理,他头上拖着辫子走进北大

课堂,学生哄堂大笑,他似乎早已料到,便对学生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我的辫子是有形的,可以剪掉,然而诸位同学脑袋里的辫子,就不是那么好剪的啦。”

不管老先生对最终淹没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民主共和潮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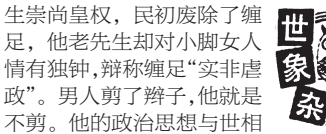
脑袋里的辫子

史中兴

如何不屑,他终于还是道出一句触人灵魂的话:他头上的辫子是“可以剪掉”的,而你们脑袋里的辫子,“就不是那么好剪的啦。”

一百年后的今日,你也不能不承认这句睿智的话,依然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还能给人有益的启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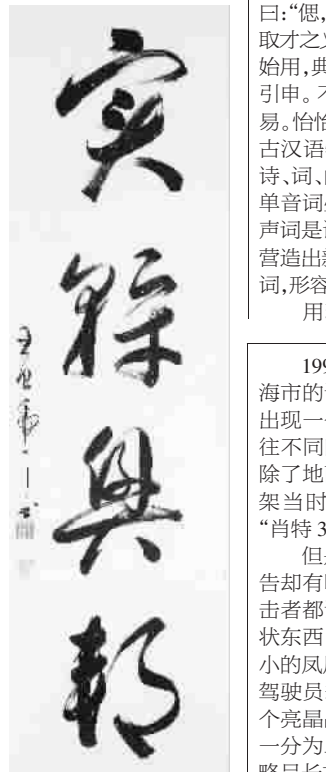
站在时代潮流前头的人,对别人头上的“辫子”是看得很清楚的,也会轻蔑地付之一笑,笑则笑笑,却并不能一笑了之。如果这是一位饱学之士,给你来场论辩,你未必能占上风,如果你很浅薄,人家回应你的,可能依然是不屑。你只能容忍他,绕开他,不去纠缠,继续走好自已的路。能使他臣服



世象杂谈

前段时间,某网站以“你现在快乐吗?”为主题进行了一次调查,共有13661人参加。其中有一个问题是:“如果你不快乐,那么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什么?”18.99%的人回答是“不知道人生的目标在哪里”,15.52%的人回答是“目标或理想不能实现”,5.56%的人回答是“怀才不遇或不被理解”。这三种回答说明,有过四成的受访者之所以不快乐,主要是因为人生目标方面存在着问题。

其实,如果在人生目标方面存在着问题,不仅会影响人的心理健康,而且会影响人的身体健康与寿命。美国的医学家曾对导致心脏病的原因,进行了一次跟踪调查。其跟踪调查的结果表明,相比较而言,导致心脏病危险的最重要原因不是胆固醇,不是肥胖症,也不是缺乏锻炼,而是对工作与生活的不满与抱怨,特别是缺少



书法 王良虎

人生目标与健康长寿

蒋光宇

积极向上的人生目标。也就是说,心脏病的发生,不仅是身体的器官出了问题,也与是否有积极向上的人生目标密切相关。

日本的医学家曾用了7年的时间,对43000名年龄在40~79岁之间的公民,进行了一次生活目标与健康长寿之间关系的跟踪调查。在这些人中,60%的人回答有积极向上

的,最终还得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改革大潮的力量,时间的力量。

看别人头上辫子很清楚的人,是不是意识到自己脑袋里也有一条看不见的“辫子”,就难说了。不是有些大会小会满口大话改革者,一旦体制变革触及自身、自己部门既得利益,则又“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也”。“触及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李克强总理语)表面文章易做,表态可以慷慨激昂,信誓旦旦,一旦动真格的,便种种借口,露出马脚,脑袋里原来

也有“辫子”。这个“辫子”就是阻力。跟头上清楚拖着人人看得见的辫子不同,这个“辫子”是看不见的,它不是书生论辩,它若隐若现,构成的阻力却实实在在,挡在道路中间,绕是绕不过去的。这就需要这些既得利益者承认自己脑袋里也有“辫子”,也有意愿剪掉这个“辫子”,这很不容易,但变革是不是取得成效、成效大小,就看你如何对待这个“辫子”,这个“辫子”不是咔嚓一声就能剪掉的,得看你有多大的决心了。

以上是就权力者而言的,普通百姓包括我们这些离退休老人,脑袋里就没有看不见的“辫子”,就不需要自我检视一下,不大有人会打这个包票吧。

人,也要科学地生活和工作,特别要避免长期处于操劳过度的超负荷运转状态,避免不自觉地让自己处于容易诱发疾病的状态。

总之,上面三个调查从不同的角度向人们提出了一个极其有益的忠告:为了有利于身心健康与长寿,每个人都应当确立积极向上生活目标。

当然,为预防疾病,即使有积极向上生活目标的

做才可以叫做士呢?”孔子回答:“互相勉励督促,与人相处和顺融洽,可以叫做士了。朋友之间特别要勉励督促,兄弟之间特别要和顺融洽。”

朋友,兄弟关系处理好了,就可称为士吗?当然不会如此简单。士的品质、特征、能力等表

“朋友切切偲偲”

白子超

现在诸多方面,能够很好地与众人相处只是其中一点。问题在于,孔子教导弟子从不空谈,也不大谈道理,而是从生活实际出发,针对每个弟子的弱点、短处、错误,进行一针见血的点拨。子路“文”不足,相对粗野、鲁莽,说话办事常常只从本意出发,不大考虑对象、时机、场合以及可能产生的后果,所以孔子回答他只说“切切偲偲,怡怡如也”。

就在此章之前,就有子贡问士,孔子较为详细地讲了三个层次的士,与回答子路完全不同。此外,更有“士志于道”(里仁篇)的明确论断。这都说明,孔子教授子路是有的放矢。

此章最后两句是孔子对子路回答的进一步解释,是自己给自己的话作注解。士既要

象。如:驾驶员观察到的亮球有一分为二、又合二为一的飞行过程;它的运行轨迹迥异人造飞行器,会突然变向飞行等等。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亮球是

空中的亮球

萧颢

对正常航行的飞机的误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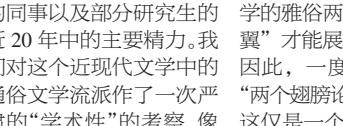
虹桥机场给我们调看了当时西北上空飞机飞行动态的雷达录像,加以塔台调度室侯敏杰先生透露的“雷达上看不见”UFO的证词,为以后的分析提供了关键要素。

在耄耋之年为自己编一本“自选集”实际上是一次“自我盘点”,是人生进入第四季度时对自己生命的前三季度的学术成果进行一次自查与自评。就我的人生前三季度自查而言,我觉得自己经历了治学的“三部曲”——“起步”、“转移”与“回归”。我是从研习新文学“起步”的。但是出于一个偶然的研究,使我来了一次学术研究的阵地“转移”。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牵头要编一套大型的“中国现代文学运动·论争·社团资料丛书”,分工给苏州大学现当代文学教研室的任务是编一本《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由于这一流派中苏州籍的作家较多,对挖掘本地的有关地方史料我们负有关不容辞的职责,因此我只好从头学起,坐了三年图书馆作科研上的“转轨”准备与实践。这次重点的转移花去了我和我的同事以及部分研究生的近20年中的主要精力。我们对这个近现代文学中的通俗文学流派作了一次严肃的“学术性”的考察,像过去研究新文学作家一样有一个正规的“科研流程”,在国家社科重点项目的经费资助下,先是编出资料集,其次编选他们的代表作品选,再次编撰该流派主要作家的作家评传,然后根据这一流派的特点编写社会言情、武侠、侦探和演义等“类型史”,最后合成一部《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至此,我认

填平雅俗鸿沟

范伯群

同探讨与切磋。我的文学史观是:中国的现代知识精英文学与市民大众通俗文学不是对立而是互补的,曾被称为鸳鸯蝴蝶派的通俗文学流派不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逆流”,也不是现代文学史中的“陪客”与“附庸”,而是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与知识精英文学组成了现代文学的雅俗两翼。“双翼”才能展翅高飞,因此,一度被称为“两个翅膀论”。但是这仅是一个“比喻”性的形象化称谓。我既想改变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元化”的独步局面,于是觉得用“多元共生”的提法更显得“学术化”。我认为,现代通俗文学在时序的发展上,在源流的承传上,在服务的对象上,在作用与功能上,均与知识精英文学有所差异,根据上述的理由它当然能成为“多元共生”中的“一元”;而“一元独生”的



范伯群

做到相互勉励、督促,又要做到和睦、融洽。其中,勉励、督促对朋友尤其重要,因为朋友之间需强调“义”。“责善,朋友之道也。”(《孟子·离娄下》)督促对方为善,是自古以来的交友之道。而和睦、融洽对兄弟尤其重要,因为兄弟之间需强调“恩”或“情”。

孔子明确指出:“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季氏篇)同正直的人、守信的人、见闻广博的人交友,是有益的。同表面装象而心术不正的人,善于阿谀奉承的人,巧言狡辩而无真见识的人,交友,是有害的。这段话,可算是对“朋友切切偲偲”的补充说明。朋友,是趣味相投者,更是志同道合者。朋友相处,应该讲求正直、守信,在学问上互相切磋交流,在事业上互相鼓励支持,共同前进。

愚以为,现实中的朋友可粗分为三个层次,一是知己或不分彼此的密友,二是能够相互理解和有合有分的朋友,三是交情不深的一般朋友。这三种朋友,后两种居多。在此应该指出,许多同事、熟人并不能称为朋友。实践说明,朋友相处,吃喝玩乐最为常见,“切切偲偲”并不容易。尤其较难做到的是,经常指出对方缺点、毛病和错误,并督促其改正,而听者亦能深入领会,虚心采纳,两人友谊日益深厚。

原来,地面上看到的“3.18 UFO”——“小凤尾鱼”飞行器,就是刚刚升空的“肖特 360”小型客机,它的光滑机身因阳光反射被目击者看到,而短尾巴则是飞机拉烟折射阳光所致。

那么,飞行员看到的亮球又是怎么回事呢?当时“肖特 360”的前方航线上还有两架飞机,它们三点连成一线,前面两架叠在一起飞行并反射太阳光,使“肖特 360”小型客机的驾驶员误以为是一个物体。过了一会儿,三者的空中位置因航向的多次改变而发生了变化,三架飞机均不再处于反射光区域,地面目击

现代文学史,倒是人为的描述,不如称为“新文学史”来得确切。就中国通俗文学而言,在明代农业文明的城市繁荣中,产生了像冯梦龙这样的通俗文学大师,他曾提出“话须通俗方传远,事必关风始动人”。而被称为鸳鸯蝴蝶派的通俗文学则是在工商文明都市中,承袭了冯梦龙的通俗文学衣钵;而到了20世纪与21

世纪之交,网络类型小说是通俗文学的接班人

冯梦龙-鸳鸯派-网络类型小说是一个从

古至今的市民大众文学的“文学链”。冯梦龙时期的印刷是木刻板,鸳鸯蝴蝶派时期的媒体是机械化,而现在网络类型小说已经进入去油墨化和去纸张化的时代。一些在市民中受宠的作品,才随着在网上巨量的点击率而“网而优则纸”,由出版社出版,或者“网优则‘触电’”,在荧



范伯群

以地位,或者无情打压,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性失误。而将市民大众文学命名为鸳鸯蝴蝶派实际上也是一种蔑视。他们的作品中也很有上水准的精品;他们有不少人身兼作家与报人双重身份,作为报人,他们在自己所编的副刊上发表过许多政论与杂感,他们的这种文体,自有其艺术特色。而且每每能站在“社会良知”和“市民喉舌”的立场上发出正义的声音。因此,鸳鸯蝴蝶派不能概括他们的文学内涵和社会能量,我们应该赋予他们“市民大众文学”的称号。我以为他们的优秀和较优秀的作家向社会中下层市民提供了精神食粮。同时由于市民大众文学的通俗性,也能在粗通文字的农民中传播,受到他们的欢迎与得到他们的共鸣。

今天,回顾这治学“三部曲”,我估量,自己只是为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报了一个正式“户口”,也许它不再是“黑户”了;再就是在雅俗鸿沟中填了几铲土而已;而我相信真正填平这条鸿沟的艰巨而细致的工程是自有后来人的,我坚信,填平有期,填平必定!

本文为《填平雅俗鸿沟——范伯群学术论著自选集》序

调查显示,飞机被误认为飞碟是概率最高的

者看到的“肖特 360”,飞行员也发现前面的飞行器颜色发生了变化,并且向两边分离了。通过收听录音,笔者发现飞行员虽然无法判断“3.18UFO”是什么,但在通话时几次提到:“横的长的,有点像飞机在飞”,“比较快,可能有个六七百公里的那个样子,就跟我平时遇到的大飞机那个速度差不多”。这似乎也可以说明一些问题,即飞行员觉得 UFO 与飞机有点像,但只是无法确定而已。

调查显示,飞机被误认为飞碟是概率最高的。飞过上海的 UFO